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　良
□编辑:林　海

巴文化·達州
Ba Culture Dazhou

●巴文化·达州历史故事之九

元稹命途与通州轶事

□龚兢业

大唐诗人元稹，一生命运多舛，几经坎坷起落。公元815年被贬通州司马，与同时被贬江州司马的白居易以诗唱和，创造中国文学史上“次韵酬唱”这一大流派。他代理通州刺史后，生气勃发，开荒种地、整顿吏治、修亭祈福，颇有政绩。公元819年正月初九，离别通州，全城百姓依依不舍，登高目送，遂成“元九登高”之习俗。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留下这两句千古绝唱的大诗人，名叫元稹。“元”，乃浩瀚大漠中之姓氏；“稹”，意绿草树木而繁茂。欲将大漠荒原变为郁郁葱葱之人，却一直“灰色”而不清。说他“薄情”者有之，论他“巴结”者有之，甚至以现代术语，道他“政治”不清、“人品”低下、“道德”败坏者亦有之。以至这样一位与白居易诗文齐名，其诗歌在当时得到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广泛喜爱，形成元和、长庆年间中国大地上全民参与、风诵元白诗歌达20多年的一道风景线的大诗人，在其身后，白居易却“一枝独秀”，元稹则成了“明日黄花”，几乎风光不再。

然，我却不信！2007年冬季，因撰写元稹纪念馆展厅文字，我不得不阅读这位诗人大量的原作，和对他众说纷纭的文章著述。让我倍感欣慰的是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、吴庚舜和董乃斌主编的《中国文学通史系列·唐代文学史》，以洋洋2万余字的篇幅，详尽地阐述了元稹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、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、开拓创新的文学思想、举世公认的文学成就。国家顶级权威研究机构、出版社、研究员对元稹2万余字的评说，却自始至终找不出那些“问题”，更无“巴结”“败坏”之恶论。掩卷而思，我心中卷起难以平息的波澜。“闲坐悲君亦自悲，百年多是几多时。”（元稹《遣悲怀》）一位饱经沧桑的罹难诗人从长安古道走来，从历史的烟云中走来。他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，渐渐高大。

大唐安史之乱（755-763）后16年，既779年的春天，元稹出生于依旧山河破碎、百废待兴之际。他字微之，别字威明，家中排行第九，世称元九。祖籍洛阳，六世祖元岩迁居长安。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，北魏时为赫赫皇族，周、隋两代显贵辈出。入唐后，家族经安史之乱而衰微。父元宽尚武多才，却长期沉沦不遇，元稹8岁时，父卒。父亲家富藏书，著有书稿《百叶书要》（已佚）。

元稹生于乱世，丧父后，家境更是清贫。母亲郑氏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，寄靠亲戚而住。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，有重兵把守，社会一时比较安定，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。母亲贤能知书，善于持家，白居易曾大加称赞：“今夫人女美如此，妇德又如此，母仪又如此，三者具美，可谓冠古今矣”。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，还亲授元稹诗书，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。元稹自小勤奋好学，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，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，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。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。9岁时，元稹作诗成熟，惊叹于长辈。因成长于民间，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。

德宗贞元八年（792）冬，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。翌年以明两经擢第。唐代科举名目甚多，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。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，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，一战告捷。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，闲居于长安。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。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，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，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。次年得陈子昂《感遇》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，始大量作诗。

贞元十五年，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，初仕于河中府。此时，正当驻军骚乱，蒲州不宁。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。乱定，与其家少女相爱。不久，元稹牵于功名，西归长安应制科试。贞元十九年，他与大他8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，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，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终身挚友。这时，元稹24岁，风华正茂，才华横溢，被名重当世的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爱婿，蒲州之恋遂成泡影，却成为他终身不忘的美好回忆，给世人留下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这两句千古绝唱。

唐宪宗元和元年（806）四月，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，元、白同时及第，元稹授左拾遗，因锋芒毕露，上书直言，旋即贬为河南县尉。白居易罢校书郎，亦出为县尉。此时，母亲去世，元稹悲痛不已，在家守孝三年，生活极其贫困，全靠白居易接济。此后，31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翌年春，奉命出使剑南东川。初登官场，意气风发，一心为民，报效国家，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。他接手的第一桩案件就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的贪污案，并由此抽丝拨茧，揪出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的扰民贪赃案，还平反88家冤事，得到民众的广泛赞誉。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“其心如肺石，动必达穷民。东川八十家，冤愤一言申”。这一举动却触犯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，很快他们就找机会将元稹外遣，分务东台。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，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。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，元稹仍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，秉公执法。正值仕途受挫，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又病亡。贤妻早亡，雪上加霜，难遣致命伤痛，“唯将终夜长开眼，”让元稹写下感天动地、空前绝后的悼亡诗——《遣悲怀（三首）》。妻亡不久，灾难又接踵而至。元和五年，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（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）不法事，得罪高官，被召回罚俸。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，恰逢宦官仇士良、刘士元等人在此，争住上厅，这与唐代的相关规定不符。元稹据理力争，却遭到仇士良的谩骂，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，打得他鲜血直流，最终被赶出上厅。此事罪在宦官，却因恶人先告状，宪宗盲目偏袒，宰相便以元稹轻树威，失宪臣体为由，反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，从此开始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“野外”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不气馁，对地方官僚强民所难、草菅人命、贪赃枉法等行为数十事进行大胆弹奏，有的得到迅速处理，大大震慑了不法官吏。

元和十年（815）正月，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，以为起用有望。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、柳宗元。抵京后，他与白居易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。元稹收集诗友作品，拟编为《元白还往诗集》，但书稿未成，却突然与刘、柳一同被放逐远州，出任通州司马。

3月30日，元稹在长安辞别相送的白居易等好友，“一身骑马向通州”。阳春三月，风和日丽，他独自经过嘉陵江时，却甚感江湖之路幽深险恶。当他乘着小船进入渠江后，倒觉得两岸风光迤逦，便写下：“渠江明净峡逶迤，船到明滩拽捻迟。檐窦动摇妨作梦，巴童指点笑吟诗。”清波荡漾的渠江，还能多少给这位远来的诗人一点好心情。

夕阳西下，他抵达了通州河岸。登上岸来，他踏进紧靠河边的江馆，江馆无人，泥地上印满老虎的脚印。忽然走向破漏的屋檐下，却看见自己的好友白居易的诗被人题写在柱子上。他感慨良多，当晚便写下《见乐天诗》，寄给长安的白居易。

初来乍到，无事可干。司马是一个闲职，也不便过多问政，一代不凡之人，孤苦伶仃，也只能“睡到日西无一事，月储三万买教闲。”

“雨滞更愁南瘴毒，月明兼喜北风凉。古城楼影横空馆，湿地虫声绕暗廊。”也许是北方之人难以习惯南方的“瘴毒”和潮湿，也许是环境恶劣，蚊虫叮咬厉害，刚到通州不久，孑然一身的元稹就得了严重的疟疾病。夜深人静，风雨凄凄，正“垂死病中”，突然听到好友白居易被贬九江（江州），他如五雷轰顶，“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暗风吹雨入寒窗。”

病情稍有好转，元稹便出门散步。他看到通州百姓的茅篱竹舍，大多被杂树乱草所遮掩，“人家恰似甑中居”，阳光不透，空气不畅，蚊虫乱飞，虫蛇横道，极易感染疾病。于是，他劝导百姓“大课芟鋞”，铲除房前屋后的荒草、杂树，以利空气流通，阳光透射，使得人民身心健康。

由于通州医药条件落后，元稹的疟疾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，几乎死去。经人介绍，他便赴山南西道兴元府（今广元）求医治疗。这期间，他遇到了一位名门闺秀、名叫裴淑的才女，二人惺惺相惜，元稹再续良缘。

“嫁得浮云婿，相随即是家。”元稹病情好转，便与裴淑分别。裴淑前往长安，照顾元稹的小儿小女，而元稹只得孤身返回通州。“司马人间冗长官”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他便在“通州海内恓惶地”潜心读书，勤奋创作，诚心交友。日日夜夜思念着长安的儿女和妻子，想念着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至交白居易，忧思着“盛世天下”的大唐江山。他把这一切都幻化成最真最美最纯的情愫，创作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尤其是他与被贬江州的司马白居易，可谓同病相怜、心心相印，二人于通州、江州之间，以诗唱和，以心相慰，短短的三年多时间，便写下近200首唱和诗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诗歌流派——“次韵酬唱”，而影响深远。他还在通州写下了可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媲美的代表作《连昌宫词》，

（紧转第9版）